

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（上／下）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（上／下）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0503746

10位ISBN编号：9570503742

出版社：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作者：湯用彤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（上／下）》

內容概要

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，ISBN：9789570503746，作者：湯用彤撰

精彩短評

1、儒釋道吵啊吵的其實並沒有太多涉及到世界觀這個問題。

2、 湯用彤，字錫予，湖北黃梅人。1893年（清光緒十九年）出生於甘肅通渭，卒於1964年，春秋七十有二。其生平云云，自不待我言說，其原本無趣，此則不贅。而僅略陳余讀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之斷見耳。其書則甚繁，所研究之問題良多而不能述之。僅略陳一二於此，以記余讀此書畢。

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凡二十章，歷述漢至南北朝時代之佛學。蓋漢時之佛教，因文獻多失，而初傳中國，又與神仙方術不可分割，故多附會謠傳之辭。佛教傳來東夏，蓋先有其迷信的成分流傳於下層民眾之間，後來則漸漸為人所知曉，而研究其義理，方有佛學之誕生。故而，於漢代之佛教，當於蒙昧中尋其有關義理者，而典籍散亂，考證尤必耳。湯用彤先生此書，於考證蓋有十分巨大之用功，方能於荒亂之記載中尋其有助於佛學研究者，殆不易也。而至魏晉南北朝，東夏玄風盛行，而般若學借斯學問而大盛於中華。而至《涅槃》傳來，學風又為之一變。與隋唐之諸學派相比，此時之學說，則甚為自由，而其視域之廣闊處，論辯之學風，又有過隋唐許多處。當欲其諸問題得一闡發，須十分之心力學識方能為之。

蓋一學問傳入，而發揮其巨大之作用者，往往隨後而顯。然當後人追尋其始終，而欲發明其史，則殊為不易。故而非隋唐佛學而難言，恰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佛學反難言耳。然湯氏之書，歷陳因果，讀之甚快，則與余有莫大的助益也哉。

湯用彤先生之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初發表於1938年，其時殆中華民國二十七年。然初版舛誤良多，後交中華書局於1955年再版，又歷1962年之重印。1983年，中華書局改為橫排簡體出版。現今之版本則頗多，故不一一列舉。余所用之版本，乃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，下引此書，則為此版本之頁碼。此書蓋此年6月而至手，暑假讀其少半，而拖沓至今，慚愧十分。寫書不易，則讀書已十分簡單，而尚如此之不用心者，蓋余應反省處。與湯氏出版此書，至今已七十餘年，而讀之出手恆溫，則或能與先生默契也。

此書雖已歷數次重印，然有誤處，亦或可見耳。如第十六章之“佛身無色、佛無淨土、善不受報”一節中引《維摩經注》之《阿閼佛國品》，“閼”（閱，音處。阿閼佛，蓋東方佛名，意為“不嗔恚”，又稱不動如來）誤作“閃”（第434頁）。而本章之“竺道生之頓悟義”引慧達《肇論疏》，“理智恚釋”，“恚”字亦誤（第446頁）。凡此種種，亦或有之，而不及全列耳。且湯氏此書，引證廣泛，難以一一校對，只好一仍其舊。又或排版有誤，引文雜入正文亦常見。此等著作，改動頗不易。但幸在不傷大旨，讀者讀之，蓋須對此手民之誤而留心之。

此書出版，自然引起學界之議論。許多問題因此而澄清，許多問題亦因此書而變得複雜。如其對般若學六家七宗及當時佛教諸多疑闕事之考證，至今為不刊之論；而對於僧肇《涅槃無名論》之懷疑，又因此而使此問題糾結難解。然今人研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者，豈能不借助於此書之成果乎？蓋其條理分明，考證精詳，取材繁多，自為當世學者所不能及。此則不宜一一列舉，讀者讀之，自能知矣。

此書於事例、歷史等十分悉備，然而於義理者，則提綱挈領。既提綱挈領，自不免疏漏，然而必乃先生切心之領會而公諸於眾，學者苟能於此提綱挈領處下功夫，則學問豈不日進矣？如余作僧肇《不真空論》之研究，先生於僧肇之學問要緊處，固僅“即體即用”（第225頁）四字耳，然此四字，實為僧肇哲學之精粹，於此大處着眼，其困惑處自然而解。凡此種種，書中屢見，如述鳩摩羅什之學說、慧遠之學說、竺道生之學說云云，可各自為證，不須余贅言繁舉。

湯用彤先生此書之“跋”言，“中國佛教史未易言也。”（第604頁）此語甚是。蓋另種學問及思維傳入中夏，其對本國學術之影響，固然不能簡單言之。而其與本國學問交通融匯，又生種種之變化，故而佛教入華，實為大事。所謂“難言”，豈非究心於此學問者所能知、所能道哉。

又其謂“佛法，亦宗教，亦哲學。”（同上）此語殆十分之精微。試略陳之。所謂宗教，所謂哲學，蓋不同也。而佛教於民眾中，自然其宗教之層面起作用，而佛教於士人之中，自然其哲學之層面起作用。如此而言之，則佛法東來，自然分為上下兩層。然有顧其兩端者，如廬山之慧遠，即於佛學有重大之貢獻，然又於淨土信仰有密切之關聯。此種情由，蓋或有之。但先之高僧大德，自不能懷疑其信仰之虔誠。然其對佛學義理之剖判，又不能不將其歸之學者之列。然，余意則以為，今世之研究佛學者，當於其宗教之層面淺略，而對其義理之層面深入。否則，研究佛學，蓋成故事之敘述耳。佛教教判，故於佛法區分層面，余則因是。蓋學佛學者，欲領其義理精微者，故需要悟性及钻研耳。而

与其名相术数，学者则不可究心于此，否则本末倒置而不得其可，盖今世之学者可不慎乎！然推崇义理，则恐流于口谈，专执信仰，则或滋生迷信，故而南北朝之佛教，偏止偏观，而殆天台智者大师，则此风得以纠正耳。而吾人今研究佛教，自不必信仰佛教，故而于境、行、果皆当于其哲理之层面寻求，以纠单纯信仰之偏。但此与佛法言，则亦一偏耳。然而万物为道一偏，盖哲人者，无非锥指管窥之流，只是其与人生宇宙之大问题，固能深入其中而思之。凡大哲学家，往往一生只执一深刻问题而深刻思之。故而所谓哲学者，殆一家之私言。吾人今研究哲学，自然是于众多私言中寻其能切合当下情境者，如此私言于吾人有益，则亦往圣先贤之价值。今之读书，不亦此乎？

“宗教情绪，深存人心，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，发挥神妙之作用。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，而无同情之默应，必不能得其真。哲学精微，悟入实相。古哲慧发天真，慎思明辨，往往言约旨远，取譬虽近，而见道弘深。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，而乏心性之体会，则所获者糟粕而已。”（第604页）实则，研究任何宗教，亦当如此。而推而广之，研究任何之学问，亦当如此。读汤氏此书，所得亦在同情之默应，且心性之体会也。

先生于此书“重印后记”中言，“在这部书中，过分强调了佛教史中个别历史人物所起的作用，而完全忽视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对佛教的发展的决定性制约。例如在叙述中不免夸大了道安、慧远、鸠摩罗什等人推动佛教发展的作用。在另一方面，我又认为由于僧众的道德败坏，不能体现佛教的宗旨，才引起了佛教的衰亡。这些看法，显然是不正确的。”（第606页）殆研究佛学史，其自然需要从个别之历史人物入手，此则难免夸大其作用，而若仅有历史，而无道安、慧远、鸠摩罗什之流，佛教史亦不成其为佛教史矣。然而南北朝之统治者，颇有钟情佛事者，此时则佛教徒兴盛，然其于光大佛法者，则略略耳，自然佛教史所不言。汤氏此言，盖为当时之形势所迫，然其不改文字，而使此书得以如此流传者，其用心亦甚苦矣。如此，则“孤立的就思想论思想、就信仰论信仰”（第605页）反而好过用马克思主义的腔调去批判之。如此，则此书非关一书，而亦透射作者之命运耳。诚如尼采所言，书亦有其命运。如读书能知一人之命运，亦知一时代人之命运，则詎非悟入实相乎？

汤用彤先生此书，当用文言文写就，或如汤氏《印度哲学史略》中言，“因为我少年时即随封建士大夫为文，作文时并不要人懂，只求其‘简练’”（汤用彤：《印度哲学史略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60页）。此原恰当，所谓哲学，即是能将说者说清楚，而对不能说者保持沉默。故而，余写此读书略感，亦拟汤氏为文，“作文并不要人懂”，因为能懂之人当然于此文字不生隔阂。古德先贤，故不因今人欲读其书籍文章而以今日之语言写之，而今人以古人之文体写出，亦不欲今人不懂耳。盖书籍文章，自有其命运，其所能传后世者，恰如始皇焚书而不毁哉！而亦在于，今人读之，能于自身有益耳。

是余仅略记如此，其于特殊问题之阐发，皆随书注明，而待后日之研究耳。其余种种，则不述耳。冀他日人读此书，或有与余之感慨相类者，亦此区区拙字之意，诚余之所欣慰耳。

长安，政法。

洛如默。

2010年12月5日

3、 这个世界上最易守持的是什么？最难守持的又是什么？

这个世界上最易得到的是什么？最难得到的又是什么？

这个世界本身又是什么？

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（上/下）》

佛学泰斗汤用彤先生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，我终究没有能够读完——写书的人辛苦，但读书的人大约比写书的还要辛苦：七百五十三页的正文翻到了五百五十二页，“竺道生”的一章中《涅槃》经部分，虽灯下苦读数夜，奈何实在没有根基，又无天资，高山仰止，只能暂时搁下，以待来日。

书未毕读，但感想却有一二。上述三组问题便在其中。

我给第一对问题的答案是思想。思想最易持守，它无形无色，只要有人相信便能传承。史上灭佛，三武一宗，每次毁像焚经，灭道还俗，几无子遗，然而却又没有哪一次不出十年，佛教更能死灰复燃，发扬光大，甚而超越前朝。所以说，思想不同于物质，最易守持。然而，最难守持的恰也是思想。自永平求法释教西来，历两千载，先依老庄，再得小乘，又证大乘，其间宗派林立，自相矛盾者往往有之，然后有法显玄奘九死一生，万里求法，以明真义。当年菩提证果到后日纷纭如此，思想之守持，岂不是至难？

我给第二对问题的答案是佛之真谛。佛之真谛为空。若能一切法空，便抵佛境。禅说：人皆有佛性，其不在所言所为所修所行。故此事最易得。但是，老庄尚言“无为”，释教则视“无为”亦不为“空”。守持于空者，乃“顽空”也，非空空。真性空者，“毕竟空”也，住即不住。这番道理与实践，又如何易得？梁武孝文，一时俊彦，然而三次舍身，数兴石窟，虚耗国力，弥增沙门，惟求福报，这又岂是佛教“毕竟空”的真谛？千百年间，烧香拜佛者，莫不有所求，能有几人悟成此道？故曰：“空”易言，“看空”则难，“破空”更难，得佛之真谛，实在是世间最难者。

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答案。儒释道吵了三四百年，各有得风流者。其实，不仅儒释道之间，就是在儒的内部汉初尚有谷梁公羊之争，释于入我国先后有大乘小乘之分，道则魏晋间存“有无”之辩，关于世界本来如何何尝有过压倒性的认识。或许，世界本身是什么样子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相信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

但是，这第三个问题的确又非常重要。思想和宗教，不仅是佛教，往往于它产生并开始向外传播的一刻起就在背离它萌发的初衷。三大教都是为了拯救并摆脱尘世间的苦难的，但后来都曾经被反过来用作压迫和奴役的工具。儒道概莫能外。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如此的例子，遥远逝去的和现实存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们都有自己逻辑上的世界本原，而那一般等同于这些思想或者宗教上的终极理想。终极目标的存在经常意味着两件事情：为寻求迅速企及目标而（被追随者认可的）不择手段，或者因为不能短期企及而从精神衍生成仪式以维持信仰并最终走向（被忘记本原的默认的）形式化。在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中，这两方面的例子，你都可以找到。

说远了。我不是一个念佛的人，这本书也只是当作南北朝历史的一个侧面来阅读。但是不知不觉也自以为的谈起了佛。想来佛祖除了悲我“根性低劣”“混懵不识”，大约还不会怪罪我的无知。不过我倒很担心自己很有些对不住汤用彤老先生——生怕别人读了这篇文章把此书当做时下某某大师讲经之类的书籍。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里海量的资料，清晰的分析，理性的推断，绝非一般研究可轻易等量齐观。这背后的修行，想来大约并不比“证空”容易吧！

4、影印的最早中华的本子？

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（上／下）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